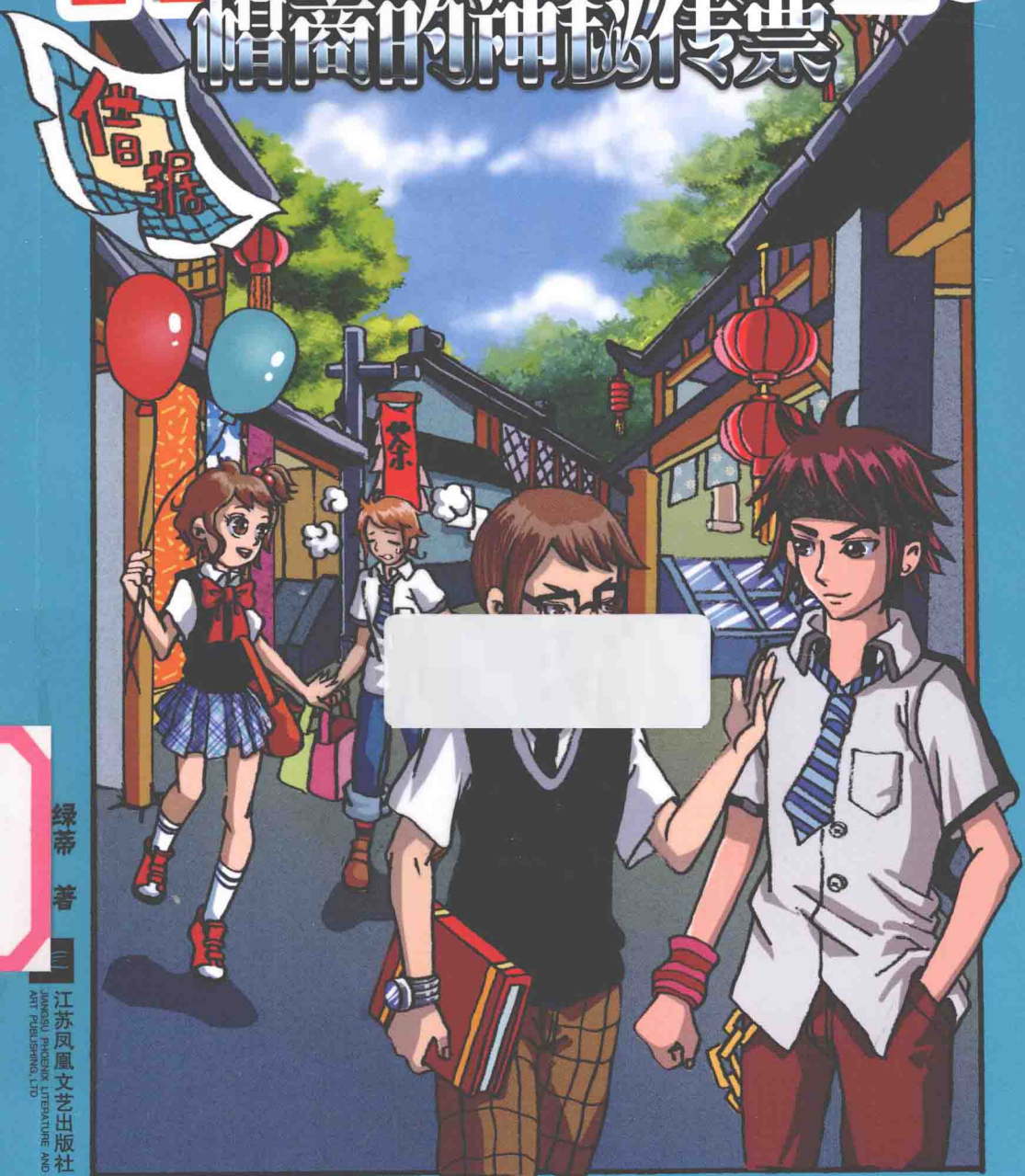


最好看的侦探故事，开启你的最强大脑

神探三剑客

帽商的神秘传票



绿蒂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神探三剑客①

情商的神秘传票

绿蒂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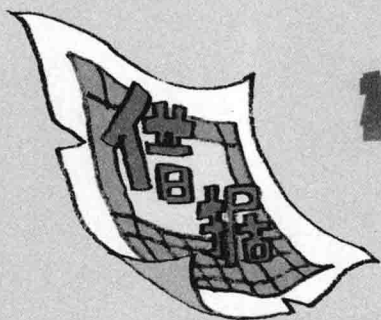
神探三剑客. 1, 帽商的神秘传票 / 绿蒂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想象力丛书)
ISBN 978-7-5399-7610-5

I. ①神… II. ①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8594 号

书 名	神探三剑客. 1, 帽商的神秘传票
著 者	绿 蒂
责任编辑	胡 泊 孙建兵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610-5
定 价	1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神探三剑客^①

帽内的神秘传票

目录 contents

1. 会杀人的催账单/001
2. 钟乐被绑架/014
3. 猫眼内的幽灵/031
4. 巧施诡计的怪人/048
5. 失踪者家属的古怪反应/063



6. 诡异的凶案现场/081

7. 冰箱里的晚餐/099

8. 尸体不见了/114

9. 一个早已“死去”的人/130

10. “鬼魂”复仇/148





1. 会杀人的催账单

如果珊杜的表哥不在旧水街批发市场上班，三剑客一定不会知道这件耸人听闻的怪案。

他们三个围拢着坐在一起，有板有眼地盯着珊杜的表哥钟乐。

钟乐刚下班，还没吃晚饭，所以此时他一边吃着泡面，一边看球赛，但好像忘记了他突然来此的目的。

直到珊杜小心翼翼又不耐烦地提醒道：“表哥，你刚

才说——”

“啊，是的。我刚才给你打电话啦？”钟乐病入膏肓似的拉着长音，但马上又扑哧一声笑了。

电视上正在播放一个慢镜头，观众席上有一个人将可乐瓶砸到了他最痛恨的一个球员的脑袋上。

三剑客可没觉得这有什么好笑，反而觉得钟乐这样做太不合适了。但是，他们不得不跟着皮笑肉不笑地咧咧嘴。

“啊——你是说。”珊杜痛恨自己的笑声最响亮，他可不喜欢这样装腔作势，“你们的批发市场里，突然出现会杀人的催账单？”

“是的，我说过。”钟乐从泡面桶里伸出脑袋，看起来很随意地耸了耸。

但三剑客都从他的眼睛中看到一缕惊慌。

“那张催账单，会不会光顾你们的店铺？”杰西知道他不该这么问，这句话已经吓坏了钟乐。可他又忍不住想看看这个笑起来龇牙咧嘴的人，在被惊吓时是什么表情。

珊杜的表哥钟乐是一个没有便宜不占、总喜欢伸着脖子四处听人家闲话、撒谎从来也不脸红的人。他是一家旧



货市场里的员工，市场里只剩下他没涨过工资，可除了抱怨，他还是安安稳稳地在里面混日子，经常算错账、丢失货物，逼得经理几次恨不得杀了他。

杰西和维森从来都在珊杜面前装作不知道这些，但有一件事情他们恨得牙根痒痒——钟乐有一个特点，即使在发工资的前一天，他也感到裤腰带勒得太紧。他花钱的大方是许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他敢头脑发热地在工资刚揣进裤袋里那一刻，就走进一家豪华的商店里，买下他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有什么用处的物品。

他常常为自己在口袋里有钱时脑袋就短路感到吃惊，事后又故态复萌，连连上演成为穷光蛋的悲剧。

只要见到钱，除了杀人放火，他什么事情都敢干。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向几岁的小孩和老掉牙的人借钱，而且，有去无回，从来都不还，在见你下一面的时候，还会重复他就要饿死了的老一套。

杰西和维森的手都护着裤袋，谨慎地避开与钟乐的每一次眼睛碰撞所产生的电光火石，只要他们有一次不恶狠狠的，钟乐马上就会借钱。

钟乐很满意自己的镇静，像噎着了似的伸了伸脖子：

“说实话，我都要恨死我们店铺的经理了。每当他像疯狗一样对我指手画脚，我都在琢磨如何将他的脑袋拧下来栽进菜地里。”

他喝完了最后一滴面汤，将叉子扔进泡面桶里，很高兴大名鼎鼎的三剑客能有什么事情请教他。

没有比钟乐眼睛更尖的了，珊杜临进门前藏在腰带里的五块钱没能逃过他的眼睛。

不过，现在钟乐可不急着要钱，弄到手这点钱，就像把堵在鼻孔和喉咙里的鼻涕一口喷出来一样容易。

看到他的眼神，珊杜不禁一个激灵，假装在裤腰里掏虱子，顺手把钱塞进了短裤里，双腿一夹，只等着机会一到再掏出来。

“如果有一天，你们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摇头晃脑的人，疯狂地在街上蹿来蹿去，撕扯着头发，将衣服和裤子甚至是内裤上的口袋都翻出来，求老天给他施舍点儿金币，那肯定是我们的经理。”钟乐发疯似的笑了几声，就好像被掐住脖子的狗在极度惊恐中嘶哑的呻吟。

杰西和维森看向珊杜，用眼睛问他，他的表哥的精神是否出过什么问题。钟乐就是这么一个人，认识他的人，



谁也不敢说对他有百分之百的了解。他那些一发神经就从脑袋里蹦出的花样百出、叫人瞠目结舌的小动作，多得让人防不胜防，就好像被驴踢过之后发癔症似的。

珊杜只是懊恼地撇撇嘴，“没有几个人比他还正常。”

钟乐并没有听见珊杜的话，他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对自己上司的仇恨当中了。

他跳起来，围着维森挥拳头：“他总是哭天抢地地求批发商将货赊欠给他，并保证只要一挣到钱马上就还货款。可我每天都眼睁睁地看着，只要他一挣到钱，就去买彩票、买汽车、买衣服，买无数枝鲜花——之后，他会十分耐心地给批发商解释，最近亏了本，老天爷每天都在捉弄他。他怀疑，魔鬼将霉运塞进了他的脑袋里。”

杰西和维森可不愿意听这个，他们还想利用天黑前这点儿时间，去篮球场打一场篮球呢。

两个侦探最担心钟乐会开口借钱，看在珊杜的面子上，虽然钟乐一百次得失忆症（他不下几十次地向他们两个人借过钱），他们还是会把口袋掏个干净。

电视里的糟糕球赛，简直让他们想抡拳头了。

“表哥，我们是在说——”珊杜还没有将自己的暗示说

完,就被钟乐的咆哮声给打断了。

钟乐又捂着肚子没完没了地笑起来,在杰西和维森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吼叫道:“我亲眼看见,有一个批发商为了要钱,悄悄地跟踪了他好几天。在知道他将钱都花在了鲜花店和服装店的时候,抡着木棒追了他好几条街。”

珊杜的脸色有点儿发青。在他们约好和表哥见面之前,他曾经请求钟乐给他点面子。至少不要在他的搭档面前疯疯癫癫,什么都说。

可钟乐就是管不住嘴。

“他不仅欠批发商的钱,还欠了我半年的工资。”钟乐一拳将泡面桶砸烂了,珊杜庆幸那里面没有水了,“我每天都盼着他收到那张可怕的催账单。让他见鬼去吧!”

“我是想问,”杰西说,“催账单催的是货款,还是房租、管理费什么的?”

“你问得好极啦!”钟乐两手一拍,“那是一个帽子批发商的欠款单。你们知道,在旧水街批发市场里,做大买卖的人太多了,几乎谁也瞧不起一个卖帽子的。”

“你最好给我们说清楚!”珊杜十分有礼貌地说道,尽量将自己的不耐烦掩饰起来。



“我绝对不会落下一个细节。”钟乐使劲吸了口气，“那个帽商虽然只卖帽子，可每一顶帽子的价格都不菲。有许多进口货，贵到几百元一顶的法国帽子、便宜的只有几块钱的印度草帽。几乎整个批发市场里的帽子生意，都被他垄断了。”

维森点点头：“那他应该挣了很多钱了。”

“我跟你们说过，即使这样，谁也瞧不起一个卖帽子的。”钟乐说，“他每三个月收一次账，可几乎只能收回百分之三十的货款。但为了他的生意，他还要继续赊欠下去，就这样恶性循环。现在，已经没钱再去别的国家收购做帽子的原材料了。”

“你们的店铺里也卖帽子？”杰西好奇地问道。

“都是些这样的小玩意儿。所以我盼着我的经理早一点儿被那张小鬼变成的催账单把魂给勾去。”

珊杜为表哥的异想天开和粗俗无礼感到脸红：“表哥，你是说，那些催账单都是帽子批发商发出来的？”

“也许是一个行侠仗义的大侠。”钟乐说，“帽商几个月前因为收不回资金病倒了，已经很久没出现过——还有人说，他可能早就在天堂里喝咖啡了。对了，在那张催命的

传票上，有一个花瓣的图案，我在我的店铺里见到过，就压在货物中间小桌子上的玻璃底下。”

钟乐说的是真的吗？

谁会相信一个口无遮拦、贫嘴滑舌的人的话呢！

但如果是编故事，光凭钟乐的脑袋可能想不出花瓣图案以及在天堂喝咖啡这些复杂的细节。

珊杜的心情很矛盾，屁股底下像坐了只豪猪，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很后悔特意带杰西和维森来听表哥编故事。

他认为这就是一个荒诞不经的谣传。

钟乐为了钱可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会变得比制造子弹的爱因斯坦还要聪明。他看出表弟和杰西、维森要走，就站起来，解开了牛仔裤的扣子拉开拉链，从里面拉出一块破烂不堪的白布。

他吸着鼻子，揉着眼睛，说不准手上沾上的是唾沫还是眼泪，总之，他的眼圈确实红了：“我的内裤坏成了这副德性。要是我不在这个鬼地方上班，就不会这样穷困潦倒，连一条合身的短裤也买不起。要是有什么女生知道我穿着生了虱子、破得像云彩一样的短裤，准一巴掌抽死我，扭头走人。”



他说着把手伸进裤子里一阵乱搔。

钟乐就是钟乐！

一个为了钱什么丑恶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的人！

珊杜为自己刚才装作掏虱子感到脸红，更为钟乐无耻的行径无地自容，背转身从短裤底下掏出五块钱，扔给了钟乐。

他一直费尽心机地藏藏着这五块钱。

维森和杰西疹得头皮直发麻，嘴巴大得能容下鹅蛋，纷纷把自己一个月的零花钱拍在了桌子上。

“我去送他们。”珊杜说，三剑客逃命似的冲出门去。

“你表哥真幽默！”走到珊杜家楼下，杰西带着嘲弄地说道。

但这话无论是珊杜，还是维森，听起来都没有取笑人的意思。

珊杜为表哥感到脸红，到现在他都无法想象，刚才钟乐吃泡面的时候，突然拿着剪刀剪起了脚趾甲。

三剑客心里都有一肚子怒气。本来维森和杰西打算去打一场篮球，可珊杜非说有重要的事想见他们。

走到楼下，维森舒了口气。他认为自己不该再让珊杜

难堪了，就冲杰西使了个眼色，“你表哥只是性格外向，有点儿像小孩子罢了。他非常好。”

杰西也不得不跟着说假话：“你表哥确实——非常不错。”

珊杜投来一个感激的目光，回转身，无精打采地走进楼道里。

他在心里发誓，就是表哥本人收到了会杀人的催账单，他也决不插手此事。

何况，他认为，钟乐向来就有说大话糊弄人的毛病。

自从见到表哥钟乐的一刹那起，珊杜的眼前都是满口生花、能编出各种不可能的花边新闻的曼妮，她要是见到钟乐，脑袋瓜里会想出什么捉弄人的诡计呢？

珊杜更担心曼妮此时正藏在哪一个角落里，嘻嘻哈哈地取笑自己！对于关曼妮能运用世界上最离奇的手段闯进三剑客生活中的某一个私密的空间里，珊杜比有些人相信世界末日会到来还要“迷信”。

在《魔乌珠岛奇案》里，她不仅把自己乔装成有着爆炸头的俄罗斯小女孩、俄罗斯大婶，居然还闯进俄罗斯某一个凶恶的走私集团里，与杀人像捻蚊子似的团伙头目拼拳



头、比智慧，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一举捣毁了那个组织。

她能做到这一点的重要原因是有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姑妈，和给她带回国的各种特工使用的秘密仪器。

有一回，三剑客穿着小短裤偷偷在艾利公园的湖里洗澡（公园里不允许洗澡，这谁都知道），正发疯地说着只有男生之间对某一个女生评头论足的话，曼媿头顶着 GPS 导航器像蛤蟆一样从水里钻了出来……

珊杜的脸红得像长了鬼风疙瘩，顺拐着走了回去，他激动的时候总会犯这个毛病。

“你认为这件事是真的吗？”走到公交车站，杰西将目光投向维森。

两个侦探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几乎回家的一路上，他们都在为钟乐吃泡面时剪脚趾甲发笑，也可怜珊杜不得不尴尬地看着这个场面，无法撕破脸皮与他表哥吵上一架。

但到最后，两个侦探得出结论，会杀人的催账单肯定不存在，只是钟乐一时兴起在编故事罢了。

“如果真有这件事，肯定也只是某一个人因为不还钱而挨了一顿打罢了，就像钟乐的老板被一个批发商拿着木棒追了几条街。”维森边说边笑。

他因为没打上篮球的气都消了,反而认为今天晚上是这个星期里最愉快的一个晚上。

在艾利公园附近的车站,两个侦探互相道别后,维森踏上了另一辆公车。

到家后,他冲了澡,然后给一个他认为十分不错的女孩打电话,说了这件事。

“你认为这很搞笑?”对方“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维森并没有感到生气,也没有难过的情绪。

这是一个成熟得没法儿的女孩儿,总喜欢穿着一身看很久才能看出是衣服的衣服,在学校的林荫小路上晃悠。只要维森一走过去,她就会拦住他,说一大堆叫人脸红的话。

维森更加认为,今晚是一个愉快的夜晚了。至少他认为,这个女孩儿以后不会再站在那条林荫路上,冲他挤眉眨眼了。

曼妮微微翘起的嘴唇上若隐若现的微笑,像童年时某一个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又在你伤感时突然跳出来的片断一样浮现在维森眼前。

他没有发现自己也笑了。